# 皇明詞林人物考

#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十

楚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豫順陽李　蔭習孅閱訂

## 徐子與

徐公名中行字子與湖州長興人也嘉靖庚戌成進士爲比部郎時李于鱗王元美方力爲古詩文自振子與至則大悅其說而嶺南梁公實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皆先後締交懽益甚諸君子既刻畀相責課務在絕他遊好一意行

其說即流輩有時名者視之蔑如也子與居其間最爲樂易矣然業已好之不顧爲兩端自解以是其文益奇進而側目者日益衆相嵩者會而忮亦自負能詩謂諸郎皆輕薄子最出乃公上相繼外補或斥逐而子與得汀州守子與守汀州有善政未幾以憂歸服闋再補汝寧政益善而會六載大察竟用[illegible]　時非語謫初子與爲郎時數擊鮮爲賓客懽　士論謙不識慕而于者輙輕貲賑之多貸里中　閩人金久之未能償

典兩郡所入租俸輙隨手盡其官謗猶用賔客
奸利事實亡狀而家居賔客日益進貲日益竭
邑邑無以爲懽客勸之謁選貧不能上元美爲
具百金裝乃出補鹽官稍遷瑞州倅時相嵩敗
諸忌者稍稍解而子與以愛人長者人最憐之
會復丁毋憂即喪中超爲山東按察事僉事爲
若弗聞也者子與終喪乃得用新秩治楚也爲
滇少叅知以入賀爲閩觀察使以述職凡兩至
京師諸公卿慕之者日造其門及諸遊客詞人

戶外屨常滿子與人與爲惟造請尺牘恒窮日夜獨子與能之他人不能也旣已推心腹厚待門下客而客亦輒爲畢技佐其不逮以故子與名益盛而諸公皆以爲用子與晚稍遷江西右伯居一年所晉爲左人謂旦暮且大用竟以瘁卒初朝儀決諸藩臬弗任者其左以壯齒去而子與顧來代之感　上恩益自力諸錢穀案牘皆手自閱署紙落如飛會　宗藩有搆者訐諸陰事於　朝竟法坐削者衆子與心憐之爲得

間從未減業就草病作不能語一夕卒子與好飲酒酒態頗唐有叔夜玉山之風口不喜道人過人有相負者衆爲切齒子與恬不甚怒久益忘之遇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客醉之以酒辭挑之始伉浪爲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而冰釋矣其薦士汲汲恒恐弗及揚之多過其量貧士有所請數不休度力不能猶强應之日柰何令客有慚色所至愛護其屬吏不啻若子弟卒之日海內知與不知咸歎曰柰何令

伯道以無兒死門生故吏經而泣送者不可勝
數僚友賻歛無不人人破例爲厚者檢其遺槖
蕭然圖書而已所負子錢籍諸賻遺僅僅足償
仕宦垂三十年至方岳家不畱一錢庶足稱矣
所著有青蘿館詩集後又有天目山人全集梓
行

張子畏

張公名四知字子畏河南汝陽人也舉嘉靖庚戌進士是歲禮部所籍奏士多海内文學之選號稱極盛而　時諸公聚　闕下若維揚宗子相嶺南梁公實吳興徐子與豫章余德甫鄂州吳明卿西蜀張肖父輩竝馳聲騷苑而諸公者更喜騖新調競單詞隻句之雄轉相引重為名高少年爭附麗之而汝陽張子畏卽翺遊諸公間意獨不謂為然數以口語折諸公諸公亦折

子畏兩不肯相下乃子畏愈益閉闗下帷湛精極思自攻其所好久之出其所爲古文詞類能刬削浮豔直臻雅道洒洒然成一家言諸公竟不能詘也子畏初郎比部尋調兵部已晉視駕部篆駕部職典遞遽往時傳符闌出干者如蝟子畏一切拒絕即大司馬有所縱舍爲貴勢人地子畏直持之不毫髮假貸以是貴勢人多銜之居亡何出爲四川按察僉事比至所部壹意脩舉憲躰故示嚴重五馬大吏來関白事不長

踸不起坐而諸所懲汰尤峻貽墨望風憚於禰
君川東故有禹坊會蜀府公阿寵臣陸某意檄
所司爲其遠祖宣公樹綽楔制視禹坊特敞子
畏斥之曰宣公即名臣功高神禹耶亟縮之毋
玷累宣公爲也或以聞撫公撫公大慚恚欲有
所中而子畏以毋病業上書請急行矣明年撫
公念前恨不已竟劾罷子畏官而子畏既罷官
居汝自傷坎壈益與世疎一夕忽夢張平子語
之曰吾宗之彥在子矣寤而嘆曰嗟乎天將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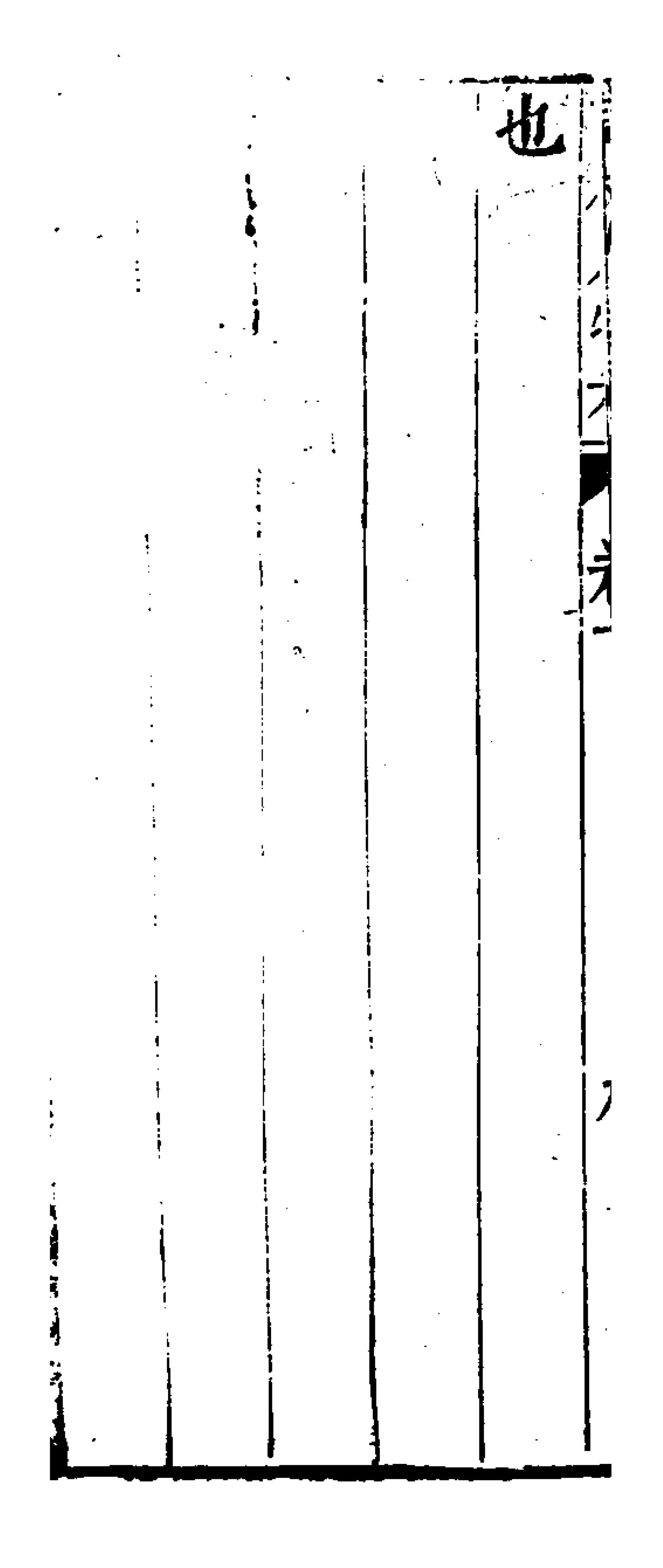
余以窮愁著書耶乃所居環堵子畏堅鐍其户
戒門者毋通賓客日坐一室旁羅圖史惟以著
述自娱而已汝故南北都會士大夫喜務豪舉
每招客或徵歌選舞以爲驩而閒召子畏則悉
屛弗御即弗屛子畏亦不赴自是汝人目子畏
爲崖異罕與之徃來乃子畏之自信較若刻畫
終不肯少刓以狥衆人也所著書有韶亭詩集
若干卷雜文若干卷中州考若干卷崇古韵證
若干卷四書釋義若干卷藏于家

首以覲　天顏豈非蒙莊氏所謂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與比於秩宗荐正猥奉寅清治人事神將明毖視檢括故牘則性時惜綿之意猶勃勃動也雖然牘則故也而庭之木長矣般念居諸寧無槩然于人代滄桑之變乎夫是以春明名吾稿也稿自再入春明之歲始以志遇也亦以志感也其序歸有園稿云歸有園稿爲余謝事後所著詩文若干卷葢當萬曆癸未歲余承乏大宗伯猥以職事爲　天子穆卜萬季之宮

於大峇山議始就緒而言官謫余宜秉時當循
易退之義蚤自引决者余妨路之日久矣因感
其言乃亟從　闕下上書乞骸骨　天子謂徐
某好官不宜以避言去位因遣中官詣閣下勉
留之而是時當揆者爲余肺腑之親知余畜意
已堅遂擬　旨釋余負擔仍　勅乘傳以歸人
皆疑當揆者遠嫌之過不無處余少遽而不知
天下事有外若相迕而内實相成者此之謂也
葢余既去國而　朝事日非矣議論多而攻擊

鑠與自是以小則加大矣以賤則妨貴矣以淫則破義矣如是者十年　朝廷之上不復見前輩典刑而當撥者亦抹過靡遑不能自安其人矣而余方處海上無人之境岑如也寂如也烹葵調選之餘惟肆志意園以快意耳豈老臣忍於忘國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宣聖之遺言固不可磨也又有　世廟識餘錄老子解等書皆有關係斯世斯道者公爲文法史漢爲詩法唐誠秇林之大匠必與弇州先生並傳不朽無疑

也



李師孟

李公名淑字師孟號五華楚之京山人也嘉靖庚戌進士始公之奏南宫捷也江西重相嚴曰聞楚有才士李某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乎公逡巡謝弗肯往以故當射策夏太宰邦謨奇而薦之甥甲相嚴固下之然于選猶得虞衡而榷杭州稅則日坐堂皇别出納庭無候人外尺刺不入内三尺童子屐不跂閾外大要以破窺伺而爲緩急重輕者比公湍商旅擁車闐道不得

發士大夫之觴相屬也故事郎自推還謁相嚴
則謁其子蕃謁必輦重而後得志公第以兩吳
練往曰小別於徒手者耳蕃左顧唾而却之以
是公爲郎前後積且六歲而僅得僉事然竟不
能以考功令中公公之僉事時倭冦方躪浙靡
所不壘而公以一書生當其衝顧薪自奮曰此
非丈夫畢命時耶台告急公以督府檄提輕兵
赴之吊崩山生獲酋渠薛柴門三不郎等數十
百人餘溺死者亡筭而會有言礦盜聚嶽處山

中陰爲倭内主督府檄公移兵取之公持不可曰餓氓弄竹筅自救死耳寧能越重嶺作鯨海間耶且此可撫而兵行籍開化十餘大姓能得盜命者責而貰之俾食盜而官稍繼其匱更爲約曰居恒不得頌兵繫若即緩急爲縣官奔命其犯約不如約者皆死賊盡降散後頗收其用而幸臣趙文華者故亡賴家慈谿里里人籍之挾相嚴重而來視師既以讒殛死兩大帥張甚藩臬長吏郊迎惴惴恐後而公獨謝病弗與而

文華乃間行歸慈溪慈溪故公部公至而曰彼吾部人也文華則曰彼吾屬也居三日邑令相交鬨始一還徃當是時公城慈溪甫半而郭居者賄文華請廣之不可乃置酒于城外之某山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公則令人以矢從它山射而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酒已又迫其邑令使徙類宮公復不可會公所獲弔崩山酋渠當上功幭府文華遂攘之公僅得賜金帛而嘉

善令犯姦贓公庭笞之東以請吏御史令里姻
也欲緩令不得愧之則以蜚語劾公當調公歸
而文華入蔣重用事而公故爲郎時御史宗茂
嘗上疏極論相嚴罪狀坐貶御史之父方伯公
入賀居停公邸舍飲食卧起如家人亡間相嚴
與子蕃聞之弗善也乃趣通文華間謀削公籍
而公既已歸無可以媒孽者而文華自以它罪
仰藥死得解公顧爲長子維楨委侍御女翁或
謂不難時忌耶公笑曰夫侍御者而豈名在丹

書人也人亦卒莫能害而公之始補山東以不
及奉楊恭人終自恨服除久之不肯出公父南
臺公亦以老乃日趣公曰乃公噉肉躍馬逾少
年若不以時仕宦庶幾俛得金紫被我而膝下
作囁嚅兒女子態我何用餘生爲公不獲已勉
出自是始復成宦矣公之再補山東治兗東部
中貴人護　景恭王喪還所至椓笞郵傳吏胥
貨至公部相戒毋敢犯郡國擧衍聖公孝而顏
與族丈人鬭公曰已之孝而犯上乎即抗三尺

彈治其舍人子縱暴者曰而祖吾師也非敢以薄報欲以全而令聞也衍聖公爲服居頃之乃拜河南命公愈自勵有聲公署司篆而御史以國賫故秙藏金欲盡得司藏金公持之曰誠不憚澤竭即一旦軍興尺一下誰任責者而無何有虜警汴兵當入戍賴公所持羸金以濟南陵王甍御史録其家貲且百萬公復固持之曰王何罪見籍且柰何以目前利奪人主親親恩御史恚甚具草欲論公沮撓而公有山西命復竟

解公之治山西而時所尚裁省業已盡削郵供而馳傳者不止郵人困則相率逃徙公請無盡削而止諸濫馳者得毋逃徙更以其羨供邊不乏公又言戍薊於天下徵兵不便徵晉兵尤不便凡十餘條著於書晉人稱之尋監試事所得多知名人其叅政治爲浙西公至是三游浙悉獲其吏民情實咸以爲神明比遷山東而送車數倍于榷稅時也當是時詔復濬山東之泇口河而公時在議獨身先籓僚行權槖中得其竅

力以不可復報獲寢甫半歳有廣西命便道歸
省南臺公懇章乞養至再乃報可禮數視大臣
公自是始復稱子三時視滫瀡必腆暮則布席
於榻傍中夜候喘息稍失度則彷徨丞醫藥旣
病口唫飯餔之南臺公曰謁者見若之奉若母
及我吾以若壯安之今老矣去我何幾而自勞
苦乃爾公謝曰吾不能畢效於老母今猶耿耿
也兒在安敢一息懈蓋南臺公歿而噭跳猶嬰
孺其歿也病寔自廬墓云公性不好名高顧於

爲德不一所居必先存問高年旌異孝子貞婦
俠烈士急之若失宅中表戚族有窘而不能存
者割俸以貸至再三不倦同年高伯宗卒於
景相亡子而里中見侮者殭公遏之力曰吾知
于伯宗何益意不欲遽死之耳慈溪馮御史者
公所繇鄉薦者也按河南而以行宮火逮至郢
被杖公夜槖饘委身血肉間殁而調棺殮行服
如子弟閩人林叅政傾蓋而成莫逆其疾與其
殁也貲力皆於公乎取林且死曰畧謂吾終鮮

聰而有兄董侍郎元漢爲主事以論紥相狎戍過公治公不逃諸寮覞自出慰撫之觴行酒彙行金元漢爲忘戍也公時時屈指言吾德於人毋論虔德我者誰何我能報之者何若必滿意乃巳公性既好施而尤不苟取其自山西入賀萬壽臺司爲治裝皆弗聽所受性耿介不獨於重相幸臣見之即天下所指最貴而賢者於公鄉人且通家也公亦自愛其一姓名札弗肯通生平端謹重脩容雖盛暑不祼袒家藏書萬卷

手校讎若新居不恒作詩文有所作必清渙合度得集若干卷而秘之以對客若不嘗御觚墨者公有五子長維楨世所稱本寧先生而仰之若太山北斗者也

梁公實

梁君名有譽字公實廣東順德人也公實爲諸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即又傾燕中人而居恆不自得鬱鬱思歸補尚書刑部郎間與其同舍郎李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愉快曰世故有人哉而時宗臣已去爲吏部休澣輒一來俄而即徐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以是日相與切劘古文辭甚懽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

書請告歸公實時聲愈籍甚當徙郎吏部吏部
亦推擇嶺南郎一人以風公實且止者公實唉
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
縻我哉竟去帶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龍輩
爲別百韻即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
甚工既歸乃杜門庋圖史丹青彝鼎之類一小
閣舟木竹石環之而身吟誦其間躑躅然不屑
也郡國大吏雅慕公實于旄門相踵公實則以
一蒼頭謝貌不任客鄉里袍袴子跡絕不相聞

而澹倒書生挾策剝琢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攀龍輩武昌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間從遊其於鄉師事故黃文裕公佐而友黎戶部民表常與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鼎庶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爲徙而公實亦意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屬疾寒中湊矣歸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

故弃其官萬里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益謝弃交游期以歲月窮古作者之藴而卷若不觸手聿弗受瀋庭卉木弗及新以死嗚呼何以死也公實所爲集若干卷具在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大愧其下駟亦足以走夫後死者即公實不死也

陸道函　　劉仲修

陸東字道函大梁人也故爲南昌魏縣兩令轉大理評事是時朝廷治平少事士大夫喜文業京師諸部院故推西曹爲多士而道函實錚錚其間擢守寶慶左遷運城同知再陞滇南都勻府以歸平生孝友於家惠愛於官鑿鑿實行具可表著其所謂詞賦小技猶若不足以槩之者而藏書之富幾於江南好事家等爲文深沉悠遠根極理道得而讀者知爲德人君子視世之

漫焉無當逞不根之詞以眩俗罔世而大悖于古先彞訓者奚翅徑庭也哉是其可傳也

念菴劉效祖字仲脩嘉靖庚戌進士仕至河南副使山東濱州人後寓居都門其詩歌行員大得少陵步驟七言律沉着雄渾五言律時出秀句七言絶句尤得盛唐氣格李伯承之亞也

張肖甫

公諱佳胤字肖甫初號𡼏山以其家在居來兩山間更之曰居來山人十七爲諸生義試輒冠諸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得公文而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即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辭名又好談兵多奇文籍盡以屬公公間與玄子談英雄而嘆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玄子異其志而公又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于黃初大曆之間多所厭阻矣二十三舉於蜀明年

遂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滑故三輔巖邑也公至按宿牘讞决若神而恒以情衷法而行之兩造甫畢各得意而去吏民之嚴愛公若父母矣時緹帥挾　上寵張甚其所遣詗事官校與詔旨竝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者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匕首交置於項公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

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鬍鬚者曰某庫有萬金公
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君
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
亦死死等耳寧死　國引其項曰匕首胡不下
鬍鬚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邑郭
中多富人我出一帋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
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帋應賦金者二十曹曰
緹帥責金甚急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
簿跼蹐儀門外尚未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

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爲劫賊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槖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鬚者出不意即自剄死群縛弁者訊之名任敬鬚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四輕騎皆逸去考問皆得其人磔于市公居邑多暇乃邑爲歌詩而李于鱗守順德爲比壤于鱗郎刑部時與王元美及同舍郎徐子與梁公實

宗伯相及舍人吴明卿歌詩酧倡頗富於人人
公意豔之乃謁于鱗出其詩爲贄于鱗大善之
與拆節講鈞禮然公益心儀于鱗矣時嵗大饑
而富民有故塞糴者公請於臺平價納諸倉爲
粥以食餓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　賜金幣
公治理流聞法當首垣省以年未及格擢戸部
主事公既入遂與諸君子秇文翩翩相礪磯且
飛觴滐翰卜夜無巳亡何出榷閩廣金帛公洗
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累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處軍務兼巡撫公行諸郡縣務持大躰不屑屑期會務以民瘼吏弊爲急已而中蜚語聽調歸未幾補南京鴻臚寺卿屢遷巡撫宣府公爲宣府之未幾而虜别部長滿五擁鐵騎六百闌入獨石口剽掠時久已通互市矣公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公計以縱之則見狎僇之則見讎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赦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

繯身首異處矣公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八頼自

誓不敢復闌入邊然八頼擾而㶇五騎明年挾

益賞公不聽互市如舊　上謂公處分能悄虜

勞賜金帛過當入爲兵部右侍郎未幾而浙江

有驕卒之警督撫浙者吳中丞善言故良吏也

而不習兵譬取　中旨减卒月餉卒訴之不聽

遂譟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塲群詈

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工部郎譙與二御史

往解譬百端然猶責吳公狀使復餉而以二千

金謝過乃已吳公遂出遜於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皆驕而督撫臣悖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　請公兼右僉都御史公馳至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陬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役必取身役其人惰多借貴勢以免夫数益以倈役益迫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仕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瓜距耶寧嘗卒之

不若謀之市猾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略其衣裝以出使者跳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問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公喜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色公飲食談笑自若既抵鎮而民行剽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曰汝曹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

聞也者公曰易耳即下令除役衆姑叩首退既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天公大怒曰上

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遊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免之曰亂民之極惡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為功贖曩罪乎咸踊躍聽命公又呼黠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踊躍聽命公乃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

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仕
卿與爲公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
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
更生　上優詔襃荅以公奮身犯難定變俄頃
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
表裏公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
變乃陽好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日罪可
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群卒間且有
所侵侮群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爲功得

官而使我曹尚惴惴也公度是二渠者與衆心
左無能爲矣乃謀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密以
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用數
而斬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
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勛耳且吾不欲
食言群卒咸股弁唯唯　上大悅拜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道
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總督薊遼三
鎮以遼左大捷加太子少保已陞兵部尚書三
上書乞骸歸有張居來先生集行于世

## 余德甫

公故名應舉用以成進士爲其不雅而更之曰日德字德甫別號午渠豫章人初授邢部貴州司主事公精比詳於法亡所刻縱尚書稱之時歷下李于鱗與吳郡王元美相劘琢爲古文辭而吳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寔同舍郎趙人謝茂秦自布衣揚人宗子相自吏部楚人吳明卿自兩制入與朋焉亡何梁生死謝生解而公與司務郎蜀人張肖甫繼入公最名晚合然年最

長而其事于鱗最工於于鱗詩所亟嚌最深至公長身踈瘦眉目清朗不多食酒雅談笑然簡遠有準時明卿好狎侮以加子相輒不肯受加子與則受公倏然其間亡所加亦加之公亦夷然不屑也楊忠愍公繼盛以直言相嚴罪下獄論死嚴之鄉人皆掩耳不欲聞楊公名公時訊問亡所避遷河南司員外郎尋遷四川司郎中亡何出讞浙江諸郡刑獄浙俗獷巧善麗辟然深文吏往往惡其情法時不蔽公平亭之其得

出者咸自慶慰恨見余公晚大司寇亦亡所駁異還理其司未幾擢福建按察副使公至閩值子相理學政而子與守汀喜甚詩筒還往不絕俄而子相病且死矣無子公哀傷之躬爲視含歛使其子棐縗而受吊以其喪歸入賀 萬壽還任屢有平賊功竟爲忌者罷公出入中外十餘年未嘗一日廢詩而至是乃益刻勵自于鱗而上以至于古之作者亡所不究極于鱗愼許可其實公於七子中恒猶憒憒至是遺書于人

曰大江以西余生一人而已而豫章里中人鮮治詩亦不閑古調公罣墨不自得獨國將用晦能爲古調公拆行與証爾汝交相倡酧亡倦所著詩僅見録本一帙然亦嘗臠一臠矣

魏順甫

公名裳字順甫世爲楚之蒲圻人十六試諸生高等是時廖學士雅自負博而辨又貴倨也所引說經史連拄諸生口猷順甫避席奏對不窮又所請益時出其表學士自失曰何物少年乃爾足三冬耶諸生亦大喜謂阿遊何渠使五鹿少府角折也葢又十餘年而舉鄉試又四年而成進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喪其娵劉恭人請急歸復守故官始與予及李于鱗輩遊而好爲

古文詞順甫自以材不稱諸子益則刻苦晝從曹中治司空城旦小間即開卷非夜分弗釋也而會母李恭人疾卒歸服除當補三月餘不報人或謂順甫不當有所造請耶順甫笑曰我一款段馬不數步而儘且歸矣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久之復補山西司順甫凡三爲其司主事同舍郎皆後進据其上而其於推案文法無害咸拱手矣已稍遷員外郎郎中鼂後爲濟南知府時于鱗已棄官里居一切謝客順甫三及門而

不見以一蒼頭報謝人或謂曰與若部民胡倨也順甫亦徃候之于鱗不自得乃出飲談詩甚懽順甫性高簡亡所過從所過從必于鱗即司于鱗亦無它客也以是竟其任時或謂順甫文章士心易之然其爲刑部甫蒞事而寬大同叅議獄爭于其長及執政莫能難也决大獄江左詧其情稍有間者即爲讞語著於牘以授御史故于守濟南益敏練有聲是時寇蜂起齊魯間順甫畫筴誘誅其渠率數人而散其黨使歸耕

曰汝弟爲善不汝畏也所屬邑獨章丘腴而其
人最苦徭賦則皆爲豪所侵順甫奮身往悉逮
豪寘之理於是伏田盡出而小户大要得足食
亡困徭矣於是順甫以最滿封中憲公如其官
遷爲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冀南道順甫爲濟
南三歲所得臺使荐凡六最後一不當其意竟
以指摘去副使歸是時中憲公尚無恙順甫自
憙曰吾今乃得稱人子矣所以共奉娱悦百端
念其二庶弟弱悉出槖中裝置上產三百分予

之又爲置良人室曰及吾父而俾之立也已數
授里中諸生咸彬彬北面稱弟子久之中憲公
卒順甫艾矣而其毀加於哭李恭人時汪伯玉
塡楚念欲構楚史不就亡能當之者以聘順甫
及豫章余德甫德甫有它故不就順甫既服除
乃即家開局集諸郡邑博士掌故手裁定之而
先上其草伯玉伯玉讀序傳楪論而喜曰班荀
儔也所爲楚史凡七十六卷數十萬言而是時
楚人何某亦爲楚史成俱上之臺或言二史當

合者順甫意不懌曰五色有可合也者而緇白不可合也毋已則寧箧吾史乎葢順甫疾所繇心血耗則以楚史故既屬纊謂其次子彬如曰數盡矣夫吾詩與文孰傳哉其屬之元美遂瞑得年五十六順甫爲人溫溫長者而拄特介於取予辨毫髮不苟所善如于鱗明卿及吳輿徐子與順甫皆兄事之所最莊事于鱗亦以于鱗故推東郡謝生一日謝生恨于鱗數其郡不法事衆默然順甫獨前質曰爲先生見之耶抑聞

之人耶生遽曰亦聞之人耳順甫曰于鱗之善先生天下莫不聞先生宜得之久今以人言而遂信之則不明有所聞而不以告于鱗則不忠不以告于鱗而告之士大夫顯者則不厚嘗請敗事矣遂拂衣去謝生諧乃敗順甫所習自經典子史諸天官卜筮龜筴地理家言靡不精究其詩最善近躰沈欝勁壯有河朔風於文尤精刻削法森森立不以藻競夫治飾漘辭侈靡爲市門糚者見順甫可愧死已

田深甫

田公名汝耔字深甫汴梁人也南陽李蓘敘其集曰予初舉進士深甫造在京師及濫竽史館深甫爲兵部司務以是得相往復賡和未幾而深甫客死京邸矣深甫蚤從空同遊故其詩專尚氣骨不作卑弱語雖倉卒對客皆瑰瑋磊落若水石相激鏗鍧成響至其長篇又自放逸而爽邁也性不閒拘縶晚從仕途嘗怏怏不快意嘉靖癸亥李子謫官陽城乃序其詩刻之

吴虎臣

吴守淮嶶郡人故千金子也結髮而傾俠少絜千金散之顧獸喜稱詩徧謁作者時濟南李于鱗江東王元美故鄣徐子與南海歐楨伯並以稱詩顯引生爲布衣交刻有逍遥遊稿秩細不甚傳其登天柱峰有云絶頂摳衣禮北辰俯看蒼翠拾嶙峋蘇門嘯對千山木黍谷吹迴大地春宵拍洪厓常作客心游黄綺不稱臣吁呼向長淹婚嫁猶媿當年五嶽人其泊漢陽望黄鶴

樓有懐徐子與使君云司馬湖湘作逺遊孤裘
萬里大江流高天暝合千林色落日舟輕一葉
浮裘敝鷫鸘虛貰酒賦成鸚鵡憶芳洲秪今開
府胡床興吟笑誰人共倚樓

張助甫

公名九一字助甫别號周田河南新蔡人也由嘉靖癸丑進士官至都御史與元美諸公游所稱三甫者公其一也先是何李二氏旗鼓中原嘉隆以來問斯道于中原公其詞翰乎所作近躰最工而流布宇內亦惟近躰最多聞其全集卷帙甚富尚未附之剞劂何也其文得西京矩矱詩與文兩者難以並工文宗漢詩宗唐公誠兼材矣夫

孫仲可

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弱冠舉於鄉凡五上而五困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他呼之則不應而世貞嘗從吳舍人明卿所得其集讀而異之以爲古人耶古人吾何以不識葢二十餘年而後游楚而悉之則漁人乃今楚人而亦死久矣漁人故岳名族其祖曰處州公榮有子曰提學副使公繼芳提學公二子長曰玉山公宗

其仲爲漁人漁人五歲穎異讀書數行俱下稍長工屬文提學公爲兵部郎所師友何仲默崔仲鳧鄭善夫薛君采楊用脩時相過從奇漁人而試之下筆萬言立就而當是時漁人慕諸名士爲古文辭私已有所撰著矣甫十六歸試楚不利三年提學關中許宗魯以漁人冠郡諸生或言漁人能古文辭則又俾爲古文辭益奇而其試於楚且以爲當冠楚諸生會誤携其初試日格弗終試許君爭之不能得而又三年漁人

始舉於楚其名第稍後許君猶不懌曰豈此曹
子眼中物耶當於公車辨之是時漁人業破萬
卷而氣豪視一第無足芥拾家世仕宦又少從
父游燕中所習聞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甚
詳抵掌而談今古無能難者漁人既久有名公
卿間每試其文傳誦人人目攝以爲當上第及
報落則爭駭而咤歎以爲無天是時霍文敏公
韜欲疏薦漁人釋褐備兩制弗果矣最後漁人
罷試歸而道聞提學公訃日夜奔馳哭踊兩目

爲損凡四載遇醫得神方砭之復明漁人年三十有八而歎曰丈夫安能齷齪老死轅下駒哉且夫能銜命者我也能銜命者我也蓋漁人所蘇稱吳漁人既有家世祿羡盡斥爲園圃臺館亭榭之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實其中而奇卉怪木環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飲輒醉醉亦不問客所嚮而其遇佳辰夕奉毋兄從女弟燕游花竹間怡怡如也漁人間携其子斯億及諸生黎學元劉世章輩游

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緇流能飲者即
傾携釀共之漁人旣自命漁又不爲衣冠時時
與樵靑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泚筆而書所爲詩
奇逸飛動龍虬鬱盤已又自歌之感激用壯節
奏頓挫雲停石裂始恠以爲貴人或謫仙人矣
漁人所著詩文爲集前後六十九卷兩都集十
卷邇言十七篇洞玄誌三卷宋元史論二卷
明初畧二卷岳州誌三十卷所輯有孫氏日抄
六十二卷王氏易七卷天文書八十二卷　國

朝事蹟百二十卷求言錄十五卷

徐伯臣

徐獻忠字伯臣號長谷公學博才高日讀書盈寸爲文深厚典據大類子長間雜東京所論詩五言重魏晉七言止取高岑而上律止于大曆而自爲詩沉鬱彩秀出入諸名家尤長于賦如布賦一篇悯念松人愁苦周委詳盡能令循吏讀之酸鼻生平無他嗜好惟著書自娛有金石文樂府吴興掌故序唐詩品水品四明半政録洪範或問春秋紀傳録大易心印四書本義及

分節參同契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筊三江水利
攷等各自爲集藏于家眞草書法蘊趙爲世所
珍由鄉舉授奉化令以節氣自持不能折腰俗
吏時同鄉沈鳳峰愷爲副憲公與節推楊樞爲
屬吏樞先謁愷愷命侍坐適公入遡南坐不少
遜愷意不懌公怒曰而豈以我不能爲陶彭澤
耶後公坐詿掛冠厭松俗侈靡卜居雲川郡侯
表重公學行每歎泖峰佳麗不能容徐公高隱
爲恨云

張復亨

公名天復字復亨號內山浙之山陰人也由進士官至廿肅行太僕卿其爲儀曹時與先大夫同官交誼最篤逮督學楚省品藻精當名公鉅輔多出其門刻有鳴玉堂稿陳玉叔序畧云先生之文尨才于西京而涯涘俯仰義理自勝類永叔根極于六代而奔放環偉咸中矩矱類子固至歌行跌宕類太白少陵者十之三近體清宛類仲文長卿者十之七人亦有言奏議宜雅

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乃先生非通才耶始先生舉進士時入典　制誥一時館閣諸老咸器重之先生又留心當時之務宜剖符丹書勒銘鼎鉉歷歷以造士顯及左遷滇南廢黜弗靖先生監軍有平定功會遷卄肅行太僕卿忌者不察從而齮齕之復逮對滇中幸滇人代先生對甚悉而先生遂歸老于鏡湖之曲矣

陳憲卿　陳玉叔

公名栢字憲卿別號蕪山楚之沔陽人也童時沔守李川甫奇之至携之署夫人加盥沐焉而勞之酒食曰才固不乏州得童士疇乃又得陳生何易也及舉於鄉游太學益肆其力於古其交游日益進乃困公車者二十有二年而始成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一再徙而長職方遷按察副使飭井陘兵備頗有聲忌者爲流言中公竟坐調遂不出最後公厭一世法而始極意於

金石竹素之業世亦靡趣而悅之長歌短吟君
順風以呼碑板卷軸不脛而馳四裔自湖以南
亡不知有蘊山先生者所著有見南江閣來青
軒詩文選借山亭前集續集退樂軒詩選職方
奏稿大業堂尺牘沔陽人物考數十百卷行於
世陳王叔即其子也以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
京大理卿有二酉園集等書葢能世其家學云
王叔名文燭別號五嶽山人

施子羽

施武陵子羽名漸少小即好詩歌既長乃工舉子業竟以序貢授海鹽丞尋罷去歸老蠡川田舍葢終身不遇賫志而歿云其詩盛有名稱今讀之果不群于時輩或曰武陵學不務博而屬比當情才不騁華而發揮合則葢苦心考索竭力磨洗而後工者大都精雅閒遠絕類王孟至于趣味悠深聲調雋特又在韋柳錢郎閒葢卓乎可傳矣予聞以爲知言因并録之

夏正夫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舉進士爲山東提學副使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閱卷亦畢藻鑒人才多在驪黃牝牡之外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君子以爲名言累遷四川布政使卒鳳洲筆記云正夫既負穎達刻意詞家每卷中見劉欽謨姓名不敢下筆其雅慕相伏如此晚年有作衆謂過之

王僅初

王隱君名懋明字僅初素憤俗不屑立號但以字行吳之長洲人也生平與錫山華翰學姚山人爲莫逆交有請梓其詩者固辭不可迄五易歲請者無慮數十乃先出五言律二十餘篇又繼以七言律繼以五七言選體各數十篇聞諸篇皆與翰學山人同訂定者然則非訂定不輕出也君詩學之精益可見矣君兼精字學嘗應聘往楚閩二省校訂經史

陶文僖

公名大臨字虞臣紹興之會稽人也嘉靖丙辰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故相嚴耳公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公公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卒不見而是時僊居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直言公獨善之數與揚扢世務吳君謂世務莫先於擊相嚴公曰然吳君出其草公讀之曰是爲名計耶爲勝之則毋觸縣官諱泚筆汰其甚者已吳君論上不勝下 詔

獄詰責所其謀五毒并備或傳且誣服者公聞之泰然日遣餉藥物醪糗爲偵伺耗息吳君謝母重累故人公笑曰固也奈何使君獨爲善吳君得不死以戍去而公嘗迎韓淑人養於邸得疾卒公以喪歸毀瘠踰禮三載絶酒肉不御內旣服除乃出仍故官校錄永樂　大典當是時元相華亭公心器公數引與議　國事而會世宗晏駕遺詔及他箋表往往公有力焉尋以遹議公喪歸會　大典成道進翰林侍讀公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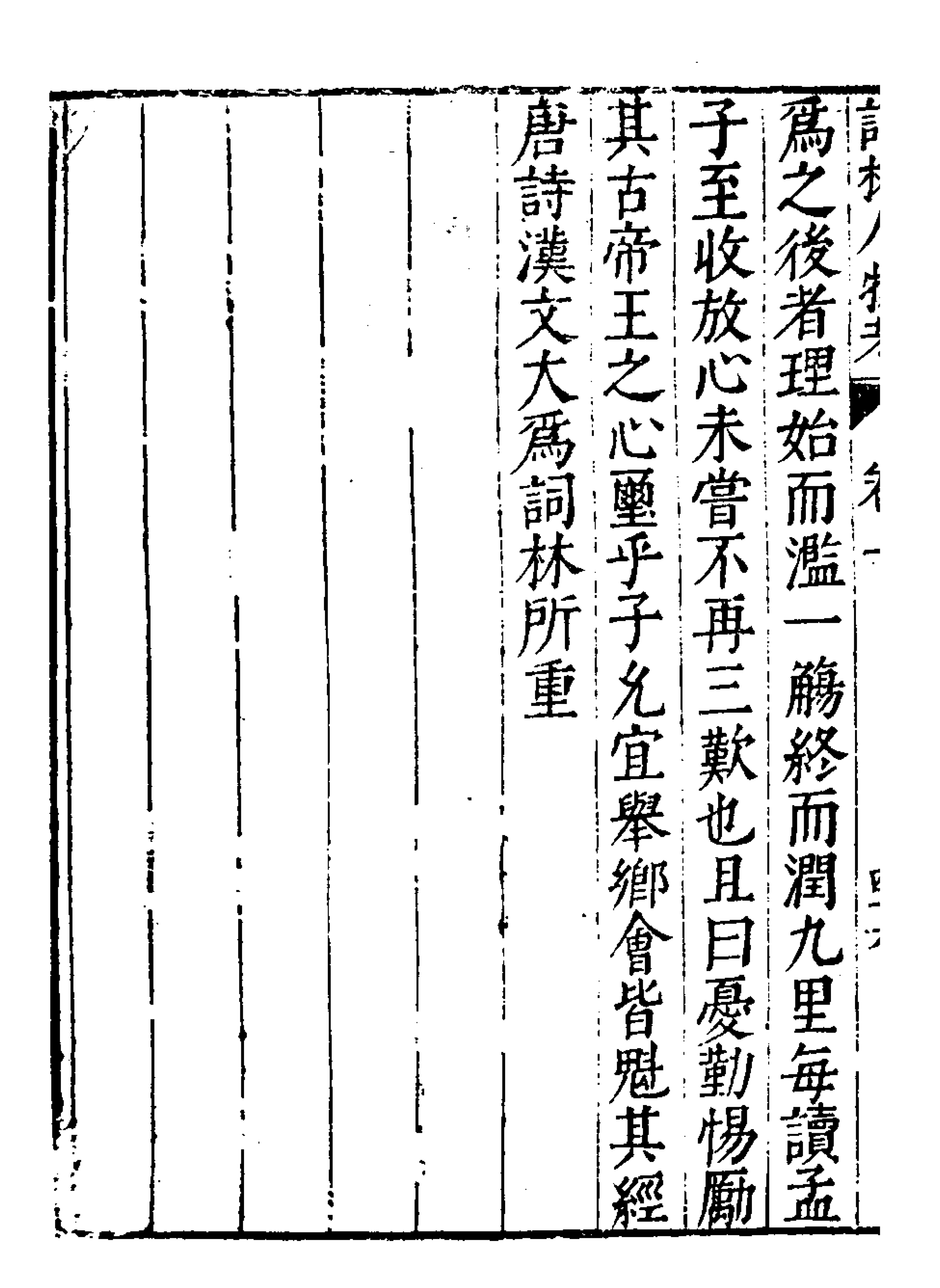
屡褒無異於韓淑人時甫公除名充　世廟實
錄俄校應天試務絀浮薄所得多老成士還進
侍讀學士掌畱院歲餘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
進諸生與講説道理經濟不爲高遠奇僻之行
士則之亡何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名侍　上
講讀於春宮尋進詹事仍兼學士如故　上踐
阼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復如故前後凡三視
院篆異數也俄解院事佐部其在　經筵爲日
講脩　穆宗實錄爲副總裁　上雖在冲幼聖

質不世出𨗇公所以啓翼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德如磨鑑不厭昏新民如澣衣不厭汙止至善如赴家不厭遠是在於性眞未鑿時擴充善端而已公所陳說每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愼用舍廣咨訪緩工役飭邊政諄諄乎有味言之也公每進講左右皆目相視而　上亦自重之其亟稱先生以此賜服視一品他精鏐寶楮金符綉幣彩扇貂裘之賜無虛月改吏部仍日講脩史歲首大計吏公去藩臬之巧附勢者二

留遺司之苦節跡迋者州幕之非疾而誣以疾
者各一衆大稱服其迫欲得公大拜亦以此㟁
未幾而公卒矣得年僅四十八公孝友天至旣
與伯氏相師友伯氏數奇婁食貧然公莊事之
不敢以鴈行進叔氏得奇疾公不忍其躁也身
與之寢外而俾婦章夫人與其婦居內嘗手疏
籲之神願減筭以代撫卹寡姊尤至伯氏之子
尚寶丞允淳其成進士無異師皆公教也公爲
人寛然長者然閎默不洩尤嗇取舍絕嗜好其

以鄉進士里居有淩而奪之田於令者公弗白也令後知之驚以問公公竟弗白里豪有御史逮當令治疑其獄公徐謂曰書不云乎疑惟輕令悟趣寬之豪後知其自夜挾百金爲壽公謝曰悞矣我何德於公公無厭此金柰耶胡不易粟帛而贍族姻之飢若寒者其奉韓淑人諱也故陸都督柄方重伺公窘於棺遺之美材可百金公返其直不得後抵京而都督死矣公設薄醊酹之呼其子繹授直曰吾以不欺志也胡少

保寧憲時擁節東南欲交歡公捐數百金爲樹坊公歎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爲公居官二十年一切贄謝俱絶産可中上而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箅器衣無重綵門不納優人跡顧其好施予獨異是所衣食父之黨若而人母之黨若而人諸戚友以至閭左右若而人取之若困廩也公恒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欹又曰爲善罔極惡亦罔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則益北又曰善猶水也爲之先者源



爲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里每讀孟子至收放心未嘗不再三歎也且曰憂勤惕勵其古帝王之心壓乎子允宜舉鄉會皆魁其經唐詩漢文大爲詞林所重

胡正甫

公名直字正甫號廬山江西泰和人也由嘉靖丙辰進士官至閩按察使其講學及涖官事自有述之者茲不具論論其詩文公雖講學然往往摛詞輙知有兩漢三唐不至盡其本色所著有衡廬藏稿若干卷已行於世惟太虛軒稿在閩中將病時猶自訂其一集惜未竟也卒後督學使者沈公檄郡縣崇祀鄉賢風厲後學有叅歲多奇以文章爲盛事中年反約得性命之眞

詮可惜老成凋謝空令緬想高風等語

姚叙卿

公名汝循字叙卿金陵人也由嘉靖丙辰進士官至知府再罷郡事闗館延勝侶高僧日爲方廣之談飄然若遺世而自適者所著詩有浪遊諸集冲容自妥無忝作者總名曰錦石山齋詩稿其自叙浪遊集畧曰葢予自謝太名郡事歸一卧十年甚安之非特世忘予予亦與世相忘焉無何仁和張公來爲南司空訪予林間公葢先予十年守太名因習郡中事謂予治郡頗有

狀今年方強仕胡可自休止予感其言未之應未幾公入掌銓衡留心遺逸會予座主臨桂呂公適拜次相遞相寄聲促予行遂不能堅卧已比予到官未一月二公卽相繼罷去予則不可中止也嗟乎出處大事也不自決而人言是徇自重者固如此哉既出而涉世路宜審世態達時變乃猶以踈野狀脫畧於權貴人前以是遂爲所側目卽絕趨尺步擇地而蹈尚或不免乃入　覲時又借驛符以冐禁是安得不爲所中

耶茲皆所謂自貽伊戚者也夫何尤夫山林之樂與風塵之苦其事甚易辨也人之舍所樂而從所苦猶曰冀有所建豎以裨於時我則一無所成而三四年間馳驅往來於燕趙楚蜀者且數萬餘里卒用罪廢而歸非莊生所謂倒置之民哉

王敬美

公諱世懋字敬美號麟洲別署號曰牆東生登己未會試肄事兵部以父思質公被嚴相害歸嚴敗與其兄元美白父冤已而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南儀曹職務簡得以其暇肆力於古文章而六季之綺麗名勝觴酒詞筆靡所不領會居無何其長㠯病攝曹事爲魏公正名分立長子邦瑞都人至今稱之遷北儀曹又遷尚寶丞與故人黎惟敬等日相逐詩酒之社又善書

所撣染篇翰流豔人目忌者緣飭有游閒公子之稱而江西參議之命命下矣乃精心訊諜勤職業屢遷督學八閩品藻甚當解元李光縉者困諸生久皆其所拔鑒俄進其省左參政又進而南京太常少卿縉紳先生欣得一遘以為祥麟威鳳筆研之請無虛日尚能應之已而疾作請告歸遂不起春秋僅五十三耳公始受大司馬公學子業遂精治四子及周易獨會之趣不專訓詁公視學政傍通諸經甚能發其大要

甚讀釋老氏言初以資翰墨耳既受曇陽師論
旦多從衲子游於西來之教往往有所發明獨
於宗門似未得機軸若乃致虛極守靜篤於老
子所云者亦行之而未能深詣也既病久稍見
定力去而恬然殆有未易窺量者顧不諱言二
氏學恒謂吾於兩廡饗亡所貪苟陰用其實而
陽詆其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耻之
以故躬書曇陽師傳而所著撰曇崖編等書亦
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不下白香山晁文元於

詩雖自濟南始其所涵咏多漢魏晉宋以至盛唐諸大家然不肯從門入亦不規規名某氏業而神詣之境爲勝七言律尤其踔絶者文出入西京韓歐諸大家間采劉義慶世說自以爲得彼三昧而於游名山記尤詳婉有力善持論往往以識勝少卽工臨池行草蕭散小隷疎行得晉人遺意晩而彌好之病甚已絶意吟咏然猶爲陸司寇陰司馬作行楷葢絶筆也性嗜佳山水其登泰岱觀日出甚靈岩謁孔林入關過華

嶽具行縢布屨自青柯坪而上西北臨大漠稍南眺岷峨積雪東俯中原一昔而下謂平生之觀無踰此矣行部江右窮匡廬表裏之勝按閩縱浪九鯉湖諸山爲幽絕觀歸自關中單騎走龍門砥柱嵩山少林神禹之所疏鑿而菩提達磨之所紹統者慨然若覩其人至洞庭兩山京口三島固几案間物也意與境會輙爲文以紀之詩亦稱是獨其於華嶽謂文不能勝于鱗于鱗巳悉之我復何道尤好栽花果晚治一圃悉

構閩嶺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爇之
作學圃雜疏謂兒輩吾他無所溷汝異日致
一花供我目足矣所著奉常集若干卷又澹思
子經子臆解閩部疏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
委談學圃雜疏諸書總名曰日損齋雜著